

La leçon de musique



音乐课

Pascal Quignard

帕斯卡·基尼亚尔 著

王明睿 译

 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音乐课

Pascal Quignard

帕斯卡·基尼亚尔 著

王明睿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音乐课 / (法) 帕斯卡·基尼亚尔著; 王明睿译

— 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649-3409-5

I. ①音… II. ①帕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法国
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7222 号

La leçon de musique by Pascal Quignard

© Hachette Littératures, 1987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HNUP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
International, Paris

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

音乐课

著 者 [法] 帕斯卡·基尼亚尔

译 者 王明睿

责任编辑 张引弘 侯若愚

责任校对 杨全强

封面设计 郑元柏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 (营销部) 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3.75

字 数 45千字

定 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La leçon de musique

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.com

目录

马林·马莱生平小段	1
一个马其顿年轻人在比雷埃夫斯港登岸了	73
成连最后的音乐课	91

马林·马莱生平小段

我眼前的这张面庞蜡黄蜡黄的，
宽广、遥远、肥厚，像是融化在周围的
空间里。马林·马莱把维奥尔琴^[1]置于
身前，骄傲地用左手握着指板。我研

[1] 维奥尔琴，是用琴弓擦奏的弦乐器的一个族系。结构和形状与现代小提琴族系乐器近似，也是现代各种提琴的重要前身之一。这种乐器形成于中世纪，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，十六至十八世纪与小提琴族系乐器并存，十八世纪后期渐被淘汰。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纪，在欧洲仍有人喜爱和演奏这种古老的乐器。维奥尔主要有高、中、低音三种，其中低音维奥尔最为重要，是主要的独奏乐器，在三者中诞生最早，淘汰最迟，曲目也较多，取代它的是现代大提琴。这三种琴都需持于膝间演奏，当时被统称为 *Viola da gamba*（意为持于膝间演奏的维奥尔）。后来高音和中音维奥尔相继于十七世纪中期衰落，低音维奥尔则于十八世纪末始趋失宠。故从那时以后，*Viola da gamba* 即指低音维奥尔。（本文脚注均为译者注。）

究人的变声。有一个变化出现在童男发出的嗓音中。他们的生殖器在增大、下坠，毛发在生长。将他们定性的，是这种嗓音向阴郁的转变，使他们从男孩走向男人。男人，他们是阴郁的。他们是嗓音阴郁的生物。他们寻找一种小小的尖细童声，这声音离开了他们的喉咙，他们找啊找啊，游荡着，直到死亡。我记得一位音乐家的一段生平，他生活在十七世纪末，这段故事就发生在他与童年分别的年纪。

*

在树林边、水塘旁，我们会见到小雨蛙，它们张着嘴呱呱地叫，像是一群男人在说话。人类雄性哺乳动物逃脱不了声音上的性别转变。青蛙们互相叫喊，在呱呱的叫声中一只又一只地兴奋起来。然后用上肢紧紧地拥抱彼此。生殖的召唤是有声的。有性的嗓音是一种突然低沉的嗓音。

*

在男人的嗓音里，有一块板隔开了童年。嗓音的低沉将男人与高音永远分隔，而在语言的巨大浪潮淹没男人之前，他们曾经是拥有高音的生物。某种低沉的东西将他们和一个简单的能力永远分隔，再也无法重复童年里最初的词语。某种低沉又阴郁的东西将他们与女人分隔。在他们的舌头里、耳朵里、喉咙里、味蕾里和牙齿间，有某种东西突然低沉下去，将他们与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记分隔，那是他们在第一缕光束中感受到的所有东西的印记。

*

在绿草如茵、淤泥堆积的水塘边，能吸引雌蛙的不是雄蛙狂热的鸣叫。歌声突然低沉，迷乱了雌

蛙的听觉，勾引它、征服它——而这鸣叫之所以引向鸣叫的身体，只是因为它在指明这具鸣叫的身体上有另一个部分在变化。这另一个部分也在变得沉重、暗淡，它在膨胀，越来越低。雌蛙之所以被吸引，不是因为它看到了生殖器，而是因为它在歌声中听到了一处小小的变化。它们渴望的，正是这个声音。进一步说，是这个声音的秘密。定义嗓音变化的东西总是成双的，总是成双加倍，总是在纠缠一具身体，一具有种隐晦对称的身体、一具被廉耻心试图忘记的身体。与其说这是一种对称，不如说是喉部与生殖器之间已经成双配对的某种东西。在正值青春期的男孩身上，同时发生着喉部与生殖器的双重低沉和双重发育。喉部好似管风乐器。呼吸的压力中似有歌声。在童年，拥有尖细嗓音的时候，我们若是用鼻音歌唱，被称为声门括约肌的部位就会像是紧闭的双唇，甚至像是童女的或者特别害羞的阴唇。

*

青蛙的交配持续三周（早泄）到四周。桑多尔·费伦齐^[1]曾说，青蛙用这种方式来延长一种退行的梦，可以说，这种在母亲泄殖腔方向上的退行是不间断的。他还说，应该把青蛙的生物等级远远地排在我们之上，还应该像崇拜仙女那样崇敬这些小小的绿色类人，它们可以抽搐一个月之久，让男人羡慕得目瞪口呆。

*

我更留心困境、不祥的图像、短路，而不是业已成形的思想、由既定系统支撑的思想。或许读我文字的人会一直觉得真理启发不了我，也觉得说话和思考的渴望大抵从未说服他自己。我承认如此，这么做不用付什么代价。不过，这一承认从来

[1] 桑多尔·费伦齐（Sandor Ferenczi, 1873—1933），匈牙利心理学家，早期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著有《精神分析技术的灵活性》，并与兰克（Otto Rank）合作撰写了《精神分析的发展》。

都不是我个人的。面对我们说话时寻找的说服力，所言之物的真实性不值一提，而这个说服本身就微不足道，如若将它和一种重复相提并论，那它就更显渺小了，因为这重复里满是借着说服来认识自己的古老愉悦。这愉悦比变声更久远。比受变声影响或因变声而外表完全变化的词语更久远。而词语却对此没有记忆，因而也永远捕捉不到这一愉悦。词语永远都不认可它。

第一部分

他是宫廷乐师。这个孩子名叫马林·马莱。他出生于 1656 年 5 月 31 日。其父是位修鞋匠。这孩子会唱歌。他在圣－日耳曼－奥克赛鲁瓦教堂的唱诗班，跟比自己小一岁的德拉朗德^[1]是同伴。那些年里，人们把这样的孩子称作唱诗班男孩。1672 年，马林·马莱变声了，因此被圣－日耳曼－奥克赛鲁瓦的领班剔除。后来，他师从当时唯一一位能

[1] 德拉朗德，即米歇尔·理查德·德拉朗德 (Michel Richard Delalande, 1657—1726)，法国巴洛克作曲家、管风琴演奏家，受到路易十四的重用，是《大经文歌》的主要作者之一。其作品影响了巴赫与亨德尔。

将膝间维奥尔演绎得炉火纯青的乐师——圣-科隆伯^[1]。他雄心勃勃，想模仿“人声的至美之趣”。至少，勒·布朗^[2]在1740年肯定了他，说只有他才具备如此纯熟的技艺，能把维奥尔改造得可以模仿年长男子发出的至美变音。

*

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描述实情：变声后的第二天，马林·马莱被圣-日耳曼-奥克赛鲁瓦的领班赶了出去，突然不再抱有精通人声的希望，转而力求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变声后的人声。即掌握低声部的嗓音。掌握男性的嗓音、有性的嗓音、被逐出第一故土的嗓音。每时每刻，岁岁年年，他都在研究用低音维奥尔来模仿嗓音的低沉，直至一场沉寂危

[1] 圣-科隆伯，即德·圣-科隆伯先生 (Monsieur de Sainte-Colombe, 约1640—约1700)，法国作曲家、维奥尔琴演奏家。他是膝间维奥尔的演奏大师，并在低音维奥尔上创造性地加上了第七根弦。其作品保留至今的为数甚少，目前世人只知其姓，不晓其名。

[2] 勒·布朗，即于贝尔·勒·布朗 (Hubert Le Blanc, 生卒年不详)，法国维奥尔琴演奏家、法学博士、神甫。

机表明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。他上身倚着乐器，手指在琴弦上游走，这个男人竭尽全力地驯化着声音的病症，包扎着男性人嗓的疾病。竭尽全力用最大程度的才华对抗着卷走自己的浪潮，这浪潮吞没了童年的声音海滩——童年的声音沙滩，不是语言沙滩。驯化将童年隔开的变声，同时驯化变声导致的结果，因而也驯化了在变低变沉的嗓音中童年的退出，它退得干净、退得清楚，退出了口舌，退出了喉咙，无止无休地退出。

*

埃弗拉尔·蒂东·杜·蒂耶^[1]写道：“和大部分人一样，他在青春期失去了自己的嗓音。”他离开了圣-日耳曼-奥克赛鲁瓦。他沿着塞纳河走着。一道夏末的壮美阳光打在他身上。^[2]他回到了修鞋铺。

[1] 埃弗拉尔·蒂东·杜·蒂耶 (Évrard Titon du Tillet, 1677—1762)，路易十四时期的军官、外省军事专员、勃艮第公爵夫人府邸的管家。

[2] 原句为：Une magnifique lumière de fin d'été. 意为：一道夏末的壮美阳光。

一记更深远、更低沉的捶打声呼唤着他，那是第一位老师。车匠的锤子是约瑟夫·海顿的老师。第二位老师拉维奥尔琴，是圣-科隆伯。第三位老师作曲，是吕利^[1]。模仿那甚至控制了他们的至美变音——感情将人的嗓音抛入其中。让变声愈显可爱、听话、亲近，而这变声隔开了受到影响、逐步成形、令人感动的嗓音，隔开了情感的嗓音，隔开了童年的情^[2]，也隔开了这嗓音中令人煎熬之物的表达与实现。驯服对人声的眷恋、对修鞋匠敲敲打打的父亲之声的眷恋。马莱逐渐成了大师，他尤为擅长的两种乐器格外具有男性气质：低音维奥尔和棍子。宫廷乐正让-巴普蒂斯特·吕利于他而言如父亲一般。马莱在这位父亲去世时创作的安魂曲比任何乐曲都要震撼人心——甚至超越了《安息吧，圣-科隆伯》——因为这首曲子里有一个半音的陡然下降：坠向了内心深处哪一位令人眩晕的小小男高音？在

[1] 吕利，即让-巴普蒂斯特·吕利 (Jean-Baptiste Lully, 1632—1687)，原名乔万尼·巴蒂斯塔·吕利 (Giovanni Battista Lulli)，法籍意大利作曲家，法国歌剧的创始者。代表作有《阿尔西斯特》《爱神与酒神的节日》等。

[2] 情，原文为意大利语 affetto。

演奏吕利的歌剧时，马林·马莱用一根棍子在地板上拍打节奏。

*

他离开了圣－日耳曼－奥克赛鲁瓦。这座教堂里安葬着马莱伯^[1]，是热血之歌的教堂。教堂里有玛丽、日耳曼和文森三口钟。1572年8月23日的夜晚，和往年一样，它们被敲响了，不过以前是为了号召人们唱响圣·巴托洛缪节的颂赞经，可这一次却成了屠杀的信号。

*

他离开了圣－日耳曼－奥克赛鲁瓦，走在阿尔博－塞克街上，沿着福尔－埃韦克，走下河堤。是九月的阳光。是即将结束的夏日里自行蜕变的阳

[1] 马莱伯，即弗朗索瓦·德·马莱伯 (François de Malherbe, 1555—1628)，法国诗人，其理论逐渐成为正统诗歌理论基础，为古典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